

陶造生命系列 [荷]卢云(HENRI J. M. NOUWEN)著 徐成德译



The Return
of the Prodigal Son

浪子回头： 一个归家的故事

陶造生命系列

The Return
of the Prodigal Son

浪子回头：
一个归家的故事

[荷] 卢云 (HENRI J. M. NOUWEN) 著 徐成德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子回头/(荷)卢云著;徐成德译.

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104-3427-3

I. ①浪… II. ①卢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荷兰—现代 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6292号

中文繁体字版《浪子回头——一个归家的故事》,徐成德译,台北:校园,2005。

英文原著: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, by Henri J. M. Nouwen, Image Books /
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, 1994

中文简体字版由©2012CEF 校园书房出版社授权同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
Arranged by Shanghai Clay Publishers, Inc.

浪子回头

作 者:(荷)卢云(Henri J. M. Nouwen)

译 者:徐成德

责任编辑:秦彦杰 熊文霞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网 址: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 权 部:0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10千字 印张:4.25

版 次: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978-7-5104-3427-3

定 价:19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

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；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！”于是起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。

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



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”他们就快乐起来。

那时，大儿子正在田里。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“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”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”

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；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”

路加福音十五章 11 ~ 32 节

自序：与一幅画的因缘际会

一张复制画

当年看到一幅挂画，是伦勃朗（Rembrandt, 1606—1669）的《浪子回头》的特写。谁知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际会，竟然开启了一场漫漫的属灵探索，使我对自己的服事有了新的认识，也给我新的力量，活出我的使命。这场探索的核心是：一幅 17 世纪的画作及其画家，初世纪的一则比喻及其作者，还有一个寻索生命意义的 20 世纪之人。

故事开始于 1983 年，法国特鲁斯里村（Trosly）的秋天。我当时有几个月时间在一个叫“方舟”（L'Arche）的团体，那里是智障人士的希望之家，由一位加拿大人范尼云（Jean Vanier）创立。特鲁斯里，只是遍布世界的 90 处方舟团体之一。

有一天去“方舟”的资料中心，看朋友西蒙娜·蓝德莲（Simo-



ne Landrien)。两人聊天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看见门上的一张大海报，上面有个老人身着红袍，温柔地触碰跪在身前衣衫褴褛的孩子。我看得竟无法放下；两个人物的亲昵，红袍的温暖，男孩衣袍呈现金黄，还有包围着两人的深邃光芒牵引着我。但最打动我的是人物的手——老人的手——触摸男孩的肩膀，也触及我心中从未被人触及的角落。

猛然发觉自己并没有在听西蒙娜说话，就对她说：“给我讲讲这张画吧。”西蒙娜答道：“那个啊，是伦勃朗《浪子回头》的复制海报。你喜欢吗？”我还盯着看，良久才喃喃地说：“好美，但不只是美……看得你又想哭又想笑……我说不出感觉，可是心却抽痛。”西蒙娜说：“或许你该自己有一张。在巴黎可以买得到。”

“没错，”我说，“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张。”

第一次看见《浪子回头》这幅画时，我刚结束六周之久的美国巡回演讲，呼吁教会团体尽其所能阻止中美洲内战。我筋疲力竭，累得半死，几乎都走不动了；我焦躁、孤单、烦乱、心灵贫乏。巡回当中，我觉得自己是为公义、和平奋战的勇士，无惧地面对黑暗。可是结束后，我觉得自己像个柔弱的孩子，只想爬回母亲的膝上哭一场。喝彩或咒骂的群众一离开，我立即体会到绝然凄凉，当时若有什么引诱可以让我情绪、身体得歇息，我一定轻易中计。

我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西蒙娜的办公室门上初见伦勃朗的《浪子回头》，心头不禁狂跳。漫长的抛头露面之后，父子间的温柔拥抱表达了我当时渴望的一切。我就是那旅途劳顿的儿子，只想被父亲抱一抱；我在寻找安全无虞的家。回家的儿子就是我，我只想那回家的儿子。我处处迁徙已久：争论、恳求、警诫、劝慰。如今，我只渴想有个地方能让我安然憩息，有归属、回家的感觉。

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。即使我已不再极度疲乏，重回讲学、旅游的生活，伦勃朗描绘的拥抱已经镌刻于心，远非任何情感的词汇所能形容。这幅画把我带到生命的深处，远超乎生活忙碌的起起伏伏，也代表了人心不止息的想望：渴盼落定行脚、安然无虞，并且有个长久的家。忙着与多人周旋，处理多种问题，在多处都是要角，与此同时，浪子重回家园的念头却一直留在心里，在我的属灵生命中越来越见分量。由伦勃朗的画作引发、想要有个长远的家的渴望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强，使得画家竟成为我可靠的同伴与向导。

初见伦勃朗的海报两年后，我辞了哈佛大学的教职，回到特鲁斯里的“方舟”，住了整整一年。这次，是要决定我是否受召在“方舟”与智障的人一同生活。那转变的一年里，尤其觉得与伦勃朗的《浪子回头》格外亲近。我到底是在寻找一个家！而这位荷兰同胞（译注：伦勃朗是荷兰人），成了我特别的友伴。那年结束前，我已决定以“方舟”为我的新家，加入它在多伦多的组织“黎明之家”（Daybreak）。

画作

就在我准备离开特鲁斯里前，友人波比·马西（Bobby Massie）与妻子邀我到苏联（编按：现俄罗斯，1991年以前称“苏联”）旅游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：“我可以看到那幅画了。”自从迷上这幅名作后，我已经知道原画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（Catherine the Great）于1766年收藏在圣彼得堡的隐士园艺术馆（Hermitage）。革命后该城改名为列宁格勒，最近又恢复旧称。那幅画还在原处，我从没梦想过这么快就有机会得以亲见。我当然很想拥有第一手资料，去认识这个影响我的思想、情感、感受甚深的国家，但是想到



能有机会坐在显露了我心中渴望的画作前一探究竟，欲睹苏联真貌的期盼就一点也不足为道了。

从启程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以“方舟”为长远之家的决定，与苏联之旅有密切的关联——这个关联，我敢肯定就是伦勃朗的《浪子回头》。我隐约觉得亲睹这幅画，能让自己经历前所未有的重返家园的奥妙。

筋疲力竭地讲完学回到一处安歇的地方，就是回家；离开老师、学生的世界，住进为智障人士成立的团体，就是回家；到一个用高墙森严的守卫使自己孤立于世界的国家，与她的人民见面，也可说是一种回家的样式。除此以外，也超乎此：“回家”于我是步步走向展臂等待我、想要永远怀抱我的他。我知道伦勃朗深深了解这灵里的重返家园。我知道，当伦勃朗画浪子回头时，他的生活经历，一定使他深深明白何为真正、永久的家。我觉得如果进入伦勃朗描绘的父与子、神与人、怜恤与痛苦的爱中，我就能识透生与死。我隐然盼望，有朝一日借着这幅画作能道尽我对爱的感悟。

人在圣彼得堡是一回事，有机会在隐士园静静揣想《浪子回头》又是另一回事。待我看见等着进博物馆的人潮时，不由得焦急起来。我怎能看到最想看的那幅画，又能看多久呢？

还好，我的忧虑得以解脱。那时，波比的母亲苏珊娜·马西女士(Suzanne Massie)住在该地，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正式行程结束后，她邀我们到她家住几天。苏珊娜是俄国文化艺术的专家。她的著作《黄鹂之境》(*The Land of the Firebird*)，对这次旅游的事前准备助益匪浅。我问她：“我到底怎么能就近观赏《浪子回头》呢？”她说：“卢云，别着急。我一定会让你看到你心爱的作品，而

且让你看个够。”

在圣彼得堡的第二天，苏珊娜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好朋友艾力士·布连兹夫（Alexei Briantsev）的电话。找他，他会帮你看到你的《浪子回头》。”我立刻打电话，艾力士以略带口音的英文一口答应，约我在非观光客入口的侧门见面。

1986年7月26日，星期六，下午两点半，我沿着涅瓦河（Neva River），经过隐士园的正门，找到艾力士指示我的门口。有位坐在大桌前的人，让我打电话找艾力士。不多久，他出来迎接，态度极其和善。他带我穿过华丽的长廊、优雅的阶梯，到了观光客游览不到的角落。那是个天花板很高的长方形房间，看起来像以前的画家工作室，四处堆放着画作。中间有几张大桌子与椅子，堆满了东西和纸张。坐了不一会儿，我就看出艾力士是修复部门的主管。他极其和善，并且对于我想要花时间看伦勃朗的作品深感兴趣；只要我需要，他都愿意帮忙。他立刻带我去看《浪子回头》，并且告诉守卫不要打扰我，让我在那里。

我来了，正对着三年来朝思暮想的画作，深受其华严之美震慑。它那比实物大的尺寸；它那丰润的红色、棕色、黄色；它那藏在阴影中的后景，明亮的前景，尤有甚者，所有的光亮环抱着父子二人，四周又有四个神秘的旁观者，这一切都远出乎我意料。我曾想过，原作品是否会叫我失望，事实正好相反。这幅画的高华与丰采似乎使周遭的每样东西都退居幕后，也完全擒获了我。来到这里，的确是回到家了。

很多观光团随着导游快速地去，我坐在画前的一张红绒椅上，就这么看着。现在看的是真品！不仅有父亲拥抱着归家的儿子，还有大儿子与其他三个人物。这是张巨大的油画，八英尺高，

六英尺宽。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是体认自己已经在那里，只是慢慢品味自己确实身处梦寐已久的作品前，单单享受独自一人在圣彼得堡的隐士园观赏《浪子回头》，爱看多久都没关系。

这幅画的位置再理想不过了：墙上有扇窗以 89 度的斜角，使充足的光线映照在画上。坐在那里，我发觉光线随着下午时间的推移而益见饱和、耀眼。四点钟，太阳又以不同的光芒笼罩画面，而阴暗的陪衬人物——早上看来还很模糊——似乎走出了黑暗的角落。夜色将近，阳光益发闪耀。父子二人的拥抱也更加强烈、深沉，而旁观者似乎更直接地参与了这复合、赦免、心灵得医治的场面。我渐渐体认到，每一丝光影变化都是一幅不同的《浪子回头》，而我为这自然与艺术的水乳交融，看得出神良久。

等艾力士再现身，两个多小时已经不知不觉溜走。他笑容亲切，并作出鼓励的手势，建议我去喝杯咖啡，小憩片刻。他带我穿过雄伟的厅堂——多为旧时沙皇的避寒行宫——回到刚才去过的工作室。艾力士与同事已经准备了满桌的面包、奶酪、甜点，请我都尝尝看。当初想要静观《浪子回头》，却做梦都没想到能与该艺术馆修复艺术品的诸君子喝下午茶。艾力士与同事把他们对伦勃朗作品的了解倾囊相授，也很想知道我何以对这幅画如此着迷。听了我属灵角度的观察与反思，他们既讶异也有些不解，不过听得很专心，一直要我多说些。

喝完咖啡，我又回到画前流连了一小时。直到守卫与清洁工毫不含糊地让我知道：艺术馆要关门了，我已待得够久。

四天以后，我又去看了一次《浪子回头》。那次发生了很有趣的事，非写出来不可。由于晨光照在画上的角度，使得画作散发出搅扰视线的光泽。所以，我就把一张红绒椅挪到反照

不出光泽的角度，好再清楚看到画中人物。有个年轻守卫，戴着帽子，身着类似军装的制服，看见我竟如此放肆地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，非常生气。他走过来，以一连串的俄文和世界通用的手势，命令我把椅子搬回原处。我指着太阳和画布，试着向他解释搬椅子的原因，可是白费力气。我只好把椅子搬回原处，然后坐在地板上，但是，守卫却更恼怒。我比划着试图要他同情我的烦恼，于是他要我坐在窗下的暖气机上，那里角度不错。不过有个馆内解说员带着大群人走过来，严词命令我下来坐在红绒椅上。守卫见状又非常愤怒，用了大堆话语和动作告诉解说员，是他要我坐在暖气机上的。

解说员好像不服气，不过，他还是决定重新招呼那批观光客，他们正在看伦勃朗的作品，猜测人物的大小。几分钟后，艾力士来探望我。守卫立刻走上前，两人谈了很久。守卫显然在说明出了什么状况。可是讨论得太长，我竟然担心起会有什么意外。然后，艾力士突然离开。我一时感到很歉疚，招惹这般麻烦，恐怕他生我的气。不过，十分钟后，艾力士又回来了，还拿了一把四脚漆金的红绒椅——特别为我！他咧开嘴笑，把椅子放在画前，招手要我去坐。艾力士、守卫与我，三人都笑了起来。我有了自己的椅子，不再有人不同意。整件事突然变得很滑稽：三张空椅子，不容人搬动；然而从行宫其他房间搬来的这张华美扶手椅，却任我随意搬动。多么一丝不苟的体制！我想如果画中人目睹整个经过，也会与我们同笑吧。我无从知道。

我总共用了四个多小时看《浪子回头》，记下了导游与观光客的话，阳光强弱的不同效果，以及我内心深处的经历。我越来越融于耶稣讲过、伦勃朗画过的这则故事之中。在隐士园度过的珍贵



时刻,有朝一日可会开花结果?

事件

造访隐士园几个星期后,我就抵达多伦多“方舟”的“黎明之家”担任牧职。虽然我已经用了一年时间弄清楚自己的服事方向,辨明神是否呼召我与智障人士一同生活,我还是担忧,怀疑自己能否胜任。我以前并没有多花心思在智障问题上,恰恰相反,我的焦点一直是大学生与他们的问题。我会讲课、写书,晓得如何进行有条有理的讲解,如何定标题、小标题,如何建构理论,如何分析;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与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沟通。事实上,就算智障人士能够说话,也对逻辑辩证和立论充足的意见没什么兴趣。如何向这些以他们的心、而不是以他们的脑聆听的人宣讲福音,我就知道得更少。

我于1986年8月来到“黎明之家”,深信这是无误的抉择,不过心里仍充满了对前路的不安。尽管如此,我深信在课堂待了二十多年后,如今要信得过神以其特有的方式爱心灵贫穷的人;即使我没什么给他们,他们却能给我很多。

抵达后,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好角落把《浪子回头》挂起来。我的办公室很理想:不论我坐下读书、写东西、谈话,都能看见那幅画。父子间那不可思议的拥抱,后来成为我灵程中密切的一部分。

从我去过隐士园后,对画中的另外四个人物知道得更多。两男两女,伫立在光晕四周的空间、父亲喜迎归家的儿子之处。他们眼神让人好生疑惑;究竟,他们对所见的场面有何感受、想法?这些旁观的人,引起了各种解释。当我省思自己生命的旅程,愈发觉得自己长久以来都在扮演旁观者的角色。我经年在属灵生活的

各方面指导学生，帮助他们明白属灵生活的重要。可是，我自己可曾敢走进中央，跪下，让饶恕的神拥我入怀？

表达意见，设定立论，辩明立场，或厘清眼界，这类单纯的事向来都给我掌控在握的感觉。通常，我若能掌握得住事理不明的情况，就能心觉安然；如果甘冒自己受情况掌控的险，心就安定不了。

当然，也有祷告、静修，或与属灵长者频繁的交谈，但是我从未完全撇弃旁观的角色。虽然心底始终渴望能成为圈里人往外看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选定外人的位置，由外朝内观望。有时是好奇地观望，有时是嫉妒地观望，有时是焦躁地观望，偶尔也会柔情地观望。但是，放下安全、重要的旁观位置，似乎是纵身跃入茫茫的未知境界。我很想控制自己的灵程，至少仍旧能预估一些成果；撇弃旁观的安全，成为软弱的归家儿子，简直太不可能了。教导学生，传授历世历代对耶稣的言行提出的诠释，披露先贤选择的灵程，就好比画中旁观的四个人，围观那只应天上有的拥抱。站在父亲身后的两个妇女有远有近，坐着的男人眼神空漠，并不特别留意谁，高大直立的男人则不以为然地看着眼前平台上的情景——他们代表各种不愿置身其中的态度。淡漠、好奇、发呆，或专心观察；有人凝望，有人观看；有人站在背景里，有人靠在拱门上，有人两臂交叉席地而坐，或站立着双手紧握。我对这些内里或外在的态度再熟悉不过了。有些人看来比较自在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在这场父子的重逢中。

从在大学教书到与智障朋友同住，我至少朝着父亲拥抱屈膝的儿子那座平台往前迈了一步。那是光明、真理、爱心之处，是我极想去、临之也情怯的地方。在那里我将得到一切我想望的，一切我希冀的，一切我将需要的；在那里我也必须放开我紧握在手的。在那



里我迎头看见：真正地接受爱、赦免与痊愈，远比付出更为艰难。在那里不再是赚取、配得、犒赏；那里是全然降服、全然信靠之处。

我到“黎明之家”不久，有个叫琳达(Linda)的年轻美丽的女孩，搭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欢迎。”琳达有唐氏症，她对每个新来的都这么说，而且满怀爱心与坦然的信心。可是我怎能受她拥抱？琳达与我素昧平生，毫不知晓我来“黎明之家”以前是做什么的；她从未撞见我的黑暗面，也未发掘我的光明角落；她从未读过我写的书、听过我的演讲，也未曾与我好好地谈过话。

所以我大可以笑一笑，说她可爱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？或者琳达正站在那个平台上，以她的手势说：“上来，不要怕羞。你的天父也想拥抱你！”不论是琳达的欢迎、比尔(Bill)的握手、葛瑞革里(Gregory)的笑容、亚当(Adam)的沉默，或是雷蒙(Raymond)的言词，每次我似乎都得作出选择，是对这些举止表达进行一番“解析”呢，还是单单视其为一种邀约：邀我更近前一点，更深入一些？

在“黎明之家”的日子并不容易。我经历了许多内心的挣扎，也尝到精神、情感与灵里的痛苦。但是没有，绝对没有一样蕴含着已经到家的感受。从哈佛到“方舟”只不过是一小步：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，由批判者变为悔改的罪人，由传授爱的教师变为被爱的人。我丝毫不明了回家的旅程有多艰辛。我不明了自己的抗拒有多根深蒂固，而“恍然彻悟”、屈膝任泪水奔流该会有多令人心折。我不明了置身于伦勃朗画作所描绘的重大事件有多困难。

趋向画作中央的每一小步，都像是一项达不到的要求：要求我再次放开掌控的意欲，再次撇弃预知生命的渴望，再次捻熄不知一切将导向何方的恐惧，再次降服于不止息的爱。我知道，自己若没有经历先决的、无条件的爱，就永远活不出最大的爱的诫命。从传

授爱到让自己被爱的历程，远比我所理解的漫长。

异象

自我来到“黎明之家”后所发生的事，多数记在日记里、笔记本上。可是若要以原貌示人，并没有多少适合与他人分享的。用词太粗糙、太喧嚣、太“血淋淋”、太赤裸。现在时机成熟，我能够回顾那些翻腾的日子，以比当时更客观的态度描述引起那一切心灵争战的地方。我还是不能完全自在地依偎于天父安适的怀里；从多方面看，我还在朝着中央移动。我还是像那个浪子：外游，准备演讲，想象着当我最终到达天父的家会是什么景况。但我确实已在回家的路上；我已经离开远方，又感受到爱就在身旁。所以，我能够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其中有盼望、有光亮、有安慰。我过去几年的生活是故事的一部分，不是困惑与绝望的经过，而是走向光亮的旅途点滴。

伦勃朗的画在那段时期里，一直在我心头。我换了很多地方悬挂：办公室、教堂、“清泉”（Dayspring，“黎明之家”的祈祷屋）的起居室，然后又回到教堂。在“黎明之家”，或在外，我演讲时多次提起这幅画：对智障人士与他们的帮手、对牧师与神父、对形形色色的人。我越讲《浪子回头》，越把它看作是我个人的图画；上面不仅有神想要讲给我听的故事精髓，也有我想要讲给神、讲给人听的故事精髓。全部的福音尽在其中，我的全部生命尽在其中，我全部朋友的生命尽在其中。这幅画已成了一扇奥妙的窗，通过它能够进入神的国度。它又好像一扇巨门，我能够穿越至生命的彼岸，再回头观望此岸的人与事，观望那拼织成我生命的各色奇特组合。



多年来我仔细观察人生百态：孤独与爱心，悲伤与喜乐，仇恨与感恩，战争与和平，想要瞥见神。我寻求了解心灵的起伏，辨识出一种饥渴，而它唯有称作爱的神才能满足。我设法找出超乎片刻的长久，超乎现时的永恒，超乎惊惧畏缩的完全的爱，以及超乎世间人情炎凉的属天慰藉。我不时指陈，渴想跨越生命的有限，晋身于那更大、更深、更广、更美，超乎人所思所想的境界；也不断地说，这境界现今就看得见，听得见，摸得着，只要你肯相信。

我在“黎明之家”的日子，踏进了前所未至的内心世界。那是神停留之处，是我被普爱众生的父亲拥抱之处。他提名呼唤我，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那也是我亲尝不属这世界的喜乐与平安之处。

那地方一直都在，我早已知道那是恩典的泉源，然而，我总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能真真实实地住在那里。耶稣说：“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诫命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，以他为家。”（译注：约翰福音十四章 23 节自译）这句话一直铭记我心。我是神的家啊！但是要体验这番话的真切却非常不容易。没错，神居住在我最深处的内心世界，可是我怎样才能回应耶稣的呼召：“以我为家，正如我以你为家”（约十五 4）？神的邀约清楚明显：在神以为家的地方为家。这是最艰难的属灵挑战，看起来是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我的心思、感受、情绪、热望，常常远离神选择为家的地方。回家，留在神的居所，倾听真理与爱的话语，的确是最怕的旅程，因为我知道神是忌邪的恋人，他要的是我整个人。我什么时候才准备好接受这种爱？

神自己指示了方法。在“黎明之家”的日子，我频受情感或身